

今年元旦我受傷，撕裂左膝前十字韌帶與內側韌帶，前因後果，只能用荒謬二字形容。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還能怎樣形容。

常年一心一意專注於射擊，我已經大約五年沒有滑雪。滑雪狀況多，我花這麼多的時間準備射擊比賽，不能讓自己因為另外一種運動而受傷。



對於滑雪，我其實經驗老到，技術嫻熟。我曾經從著名的黑鑽雙峰縱身而下，對斯濶谷（Squaw Valley）也非常熟悉，在那裏滑雪已經二十七年。

從雪坡上俯衝幾次應該不成問題，然而那天我根本連滑雪的邊也沒沾上；我才步出滑雪纜車的座椅，自己的雪橇就勾到外孫女的雪橇。我摔倒在地，聽見身上的骨頭啪的一聲，然後就痛楚襲身，忍不住大叫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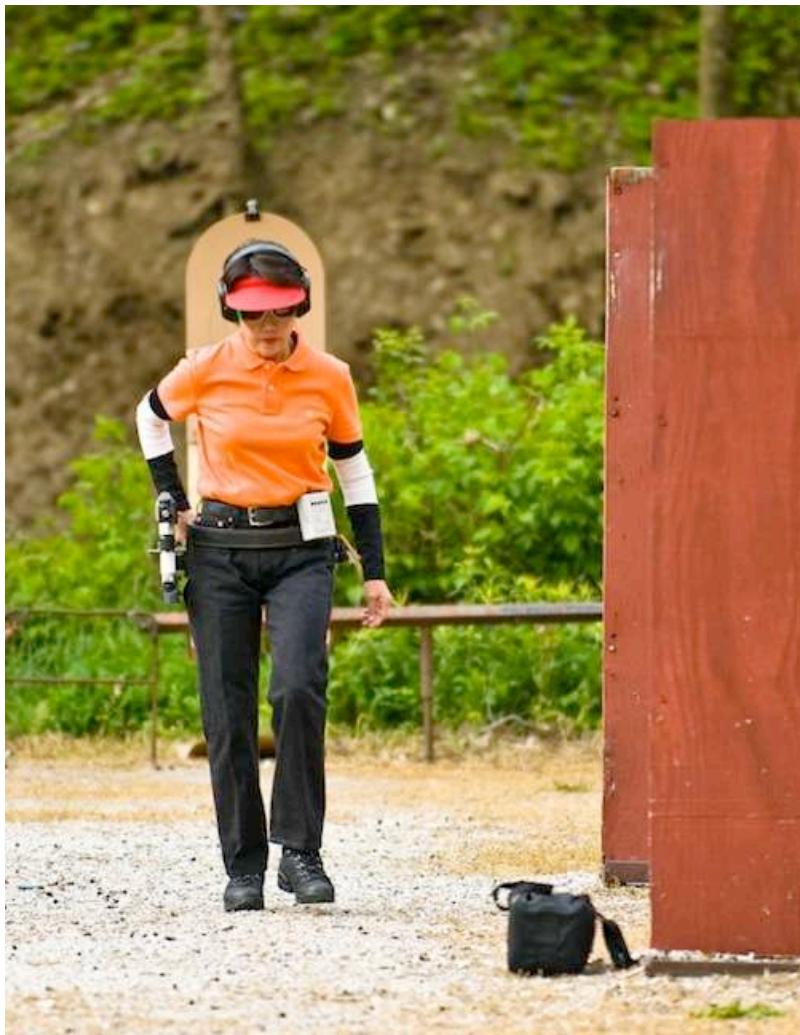
不過事過境遷之後，我未感到懊悔，也不難過或生氣。



既然是在這樣荒唐的情況下受傷，毫無疑問這是神在我身上計劃的一部分。我深信人生中每一件事的發生都有原因。我不用去質問神祂的計劃是什麼；祂過去曾經用受傷的事來叫我學功課。

膝傷讓我想起大約六、七年前我所受到的幾次傷；那幾次傷一次比一次嚴重。

第一次是我想從淋浴所站之處關上浴室的窗戶，結果我從摔到澡盆外，大腿擦傷。



那次受傷不久之後，有天我想從車房的一個架子上拿一個冷藏保鮮箱。從我站的地方拿不到，我就站到一個圓形的發電機上，沒用梯子或板凳。以前我也曾多次這樣做過，但是這一次我腳上穿的是拖鞋。等我伸手要拿冷藏保鮮箱時，一個未提防，身子突然向後仰，我摔倒在地，而且是尾椎和手肘着地的平躺在水泥地上。醫生告訴我，沒摔得更慘，我算是幸運的。

第三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也是發生在浴室内。我站在浴缸旁噴髮膠，站的地方很滑，結果果不其然又滑倒了。我踫到頭，血流如柱，不過，還好，我又一次躲過重傷。

受了這麼多次傷之後，我開始思忖自己為何會在這麼短的時間裏摔倒三次。我看醫生，醫生判斷我的腦部與平衡沒有問題，查不出個所以然。我也去看一位另類心靈治療師，想知道霉運和晦氣什麼時候才煙消雲散。

這位心靈治療師告訴我，只要我多注意、小心一些，應該不會再跌倒。他說得沒錯。



每次跌到後果原都可能更加不堪想像，它們其實是對我發出的警訊。人生的教訓當頭棒喝時，我們若是學得快，是可以避免再出亂子的。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學會，但是總算學會了我的功課。

我必須學著更小心、別再聰敏反被聰明誤，搞得欲速則不達。每次摔倒都是因為我想節省屈屈幾分鐘的時間，要不就是粗心大意。我摔跤，是神用祂的方式告訴我：我必須慢下來。

即使是受傷，神對我也都是充滿了憐憫。二〇一三年四月，在「比安奇盃」舉行前數周，就在我剛剛做完一次射擊練習時，我被一根繩子絆倒，造成右腿的腓骨與脛骨斷裂，腳踝骨也碎了。這樣的傷勢原本可能讓我痛苦不堪—我是在密蘇里州的哥倫比亞練槍時受傷，帶著一百五十六顆醫生開的止痛藥回到加州，但我一共只吃了五、六顆。

這次受傷是一次叫我謙卑下來的經驗，而不是一次苦不堪言的受傷經驗。

我這次膝傷後情況其實也是一樣。開刀後與休養復原期間我也不覺得怎麼痛。是神再次對我仁慈。



在這次受傷的事上我還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計劃是什麼，但在事情過後不久，我開始對祂的計劃有些想法。

這可能是神要告訴我：我需要多留在家裏一些時間。由於對射擊的鍾情與全力以赴，我經常出門在外接受比賽訓練或參加在全國各地舉行的比賽。

這也許也是祂要給我一個要我專心寫作的機會。我寫自傳已有一段時間，但是受傷前幾個月寫作計劃突然停擺。以前我也有過幾次停頓，但這本書我是鐵了心要完成的。

也許這也是神告訴我我考慮經營企業的時機到了—我對藝術有興趣，曾考慮開一家設計公司過。

不過，即使我能揣測神的計劃可能是什麼，我也不敢確定。有時祂的計劃一直到事情開始發展一、兩年之後，才有所顯明。我不介意等待答案。



神一直都對我滿了慈愛，縱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也學會信任祂。